

年

卷

1

第

第76-84期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發行



每册售價一角五分

No. 76 30. 9. 1.

第七十六期

第一卷

國際消息

英美兩巨頭會見的意義

邱吉爾英首相與羅斯福大總統，已於北大西洋上之某地點會見完了。雖諸以往德義兩國每有新行動以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兩首領，必在布利納會見之事實，所以此次英美兩首領之會見，被人們認為是英美將有新行動之前提。至在此會談之內容中，其包含有關於日本問題之一事，當無疑義。日本是否進駐泰國與荷印，此事係英美頭痛之種子。因而兩國間才有更進一步提攜的表示。

其次，被一般人們所推測的，在此會談中，必協議於利用德蘇戰線膠着時機，由歐洲一角上陸，冒險實行對德軍背而之攻擊。在此次英美兩首領會見之同時，德法間成立了新軍事協定，由此可證明，英美間之協議必關聯着德國背而之攻擊作戰。如英軍決行其上陸作戰，所成爲問題的，即上陸地點，然而德國，已有敵軍無論從何處上陸，皆能一舉而粉碎之準備。此次德法間新軍事協定，亦必含有此種準備之意義。美國進駐冰島之後，勢必考慮到進駐非洲法領達卡港，德國似亦與法國借用達卡港之交涉。總之，英美兩國，爲應付德蘇戰爭，德國得到勝利之最惡事態的來臨，必謀求其積極政策。由此則不難想像出邱吉爾，羅斯福兩首領會見之原因及其會談之內容。

土耳其伊朗誘入運動

新聞上已屢有英國爲攻擊德國側面而藉絡土耳其、伊朗的報道。這裏當然有強制要求兩國放棄中立之意義。不過兩國對此是否承諾，尙不可知。然由於在兩交戰國之間，不能守其中立，而國土被佔領的小國特別多一事，乃係此次歐戰的一個特徵。

土耳其與伊朗，現在已被英國強制要求放棄中立，附屬於英國。這當然是因爲英國恐怕德國若佔領烏克蘭，必由高加索南下，發展至伊拉克，佔領油田地帶。所以才積極使土耳其與伊朗，參加到自已陣營裏，藉以阻止德軍南下，而且還能够經由土伊兩國直接運送物資援蘇聯；並實行對德，側面與背而之攻擊。然而英國若得不到土耳其承認放棄中立而實行武力佔領時，必遇到特別的困難。土耳其有着近代化的軍隊，且兵士的素質也



優良，前此英國對伊拉克以及敘利亞等防禦力非常薄弱的攻擊，尙未得到理想的成功，所以此次對土耳其，當不敢冒然用兵。因而才一方囑咐，一方又提出交換條件來引誘。

土耳其是英國近東的生命線，如果土耳其守着中立，英國還能勉強維持，設一口立於德國側，則英國必遭遇到空前的危機。

近東方面在英國勢力下的一些國家，主要的都是回教國，而與回教國之土耳其，均有着極密切之親善關係。故土耳其之向背，關連着這些回教徒的向背。連德國所以躊躇於對土施行強硬政策，也是因爲考慮到，若違反回教徒之意向，將來着手於近東，勢必不便。英國對此，自亦熟知，因而不得不藉懷柔政策，以達成其目的。目下英國，將其佔領下之摩蘇爾油田的石油，供給於土耳其，正是此種懷柔政策的表現。

所謂美英合作

土耳其現大總統伊奧紐氏，是一位最有手腕的政治家，多年來即利用其在強國之間的情勢，來求自國之發展。故此或亦不能驟然加入英陣營。設置投到英國的懷抱裏，德機械化部隊必立刻由其佔領下之希臘侵入上領，渡羅尼爾海峽而席捲土耳其全土。伊大總統於此更早已洞悉。然土耳其不容英之要求時，英國將如何處理？的確是一個最爲奧味的問題。

泰國中立的維持

英國，在西方遊說土耳其與伊朗，用種種方法使其放棄中立，同時在東方對泰國，亦作同樣的要求。因爲萬一日本與泰國間，訂立與日法印間共同防衛協定相同的協定，日軍進駐於泰國境內時，則馬來半島，緬甸以及印度，必失掉高枕無憂之優勢，所以對泰國不得不施以威嚇之預防。然僅依英國本身之力量，尙不能收到十分效果，因之，勸誘美國，實行着英美共同動作。

然日泰間之關係，却因英美之威嚇，更加緊密，於八月一日，橫濱正金銀行與泰國銀行團，曾成立一千六百萬美元(日幣)借款。泰國與土耳其，同樣的，都是立於英方，而有莫大之不利。所以不敢冒然接受英美的軍事援助。泰國政府於苦思焦慮之下，於八月八日，遂發出維持中立宣言，聲明：泰國不懼由任何方面所來之侵略，我們爲維持中立，願流至最後

◆英美之對蘇援助

在大洋上與邱吉爾英首相會談終了之羅斯福氏，於到華神因州之第一聲，便喊出來「關於世界各大國今後之開展，英美兩國間，已得到完全的諒解。」換言之，即英美兩國之世界政策，邱吉爾與羅斯福兩者之間，意見已完全一致。由羅氏談話，能看出來，此次會談，英美對蘇援助問題，是主要議題之一。羅氏說到：「我們已樹立下使德蘇戰爭，繼續至來年春季的諸計劃。」只要這個談話，不是羅氏個人的希冀，則英美對蘇援助問題，即不能不是會談中主要之議題。至援助蘇聯方法之重點，在於蘇聯所認為必要之戰爭器材上，由羅氏之談話，亦可明瞭。

蘇聯最需要的，即係飛機，這是一般的觀測。然美國是否已準備下，適應蘇聯要求之生產能力？據美政府之發表，過去五月份，飛機製造，是一千三百三十四架，六月是一千四百七十六架。由非金屬之缺乏以及工場設備之關係，其生產額，將無再提高之希望。這些飛機裏，半數是練習機，所以第一線機，尚不過前揭數字之二分之一。以七百架飛機分配於英美蘇三國，自不能生任何效果。即或優先的往蘇聯輸送，這裏還有美國輸送

力的問題。美國上半年新造船，只四十隻，是七十萬噸，七月是四十萬噸。此者亦自然的影響到美國之海上輸送力。所以美國之對蘇援助，亦不得不受到極度之限制。

羅斯福政權的第一著眼點，在援助英國。尤其是在德蘇戰爭中，一定儘量的輸送援英物資。至對蘇援助，乃是帶有第二義的性質。實際在英美的內心裏，所希求的是德蘇共倒。德國制霸歐洲，固非英美之所欲，然蘇聯如得到絕對之勝利，亦絕非英美之所歡迎。故羅斯福，邱吉爾所期望者，唯在使德蘇戰爭之延長，因而英美對蘇之援助，必以此為原則。絕不會發展到徹底的援助。

邱吉爾與羅斯福
大西洋上會見記

煦東

此次英美兩巨頭在大西洋上之會見，事前諒莫如深，至會見當時及其前後詳情，無由確悉；本文為日前電訊所傳，譯之如次。

美總統羅斯福以出遊海上為名，登其遊艇「波特瑪克」號放舟大西洋上。而後竟行踪詭秘，不知所向。最後乃登美海軍巡洋艦「奧古斯塔號」於大西洋上與英首相邱吉爾作歷史的會見。

至邱吉爾於出發前，外間亦毫無所聞。不過邱吉爾確系於倫敦至某港口之間一車站上登車。當時同行者有英國帝國參謀部，海軍參謀部及空軍首腦人員；此外又有外交部之賈德幹爵士亦隨行。一行人土於英國北方某港登一驅逐艦。該艦人員於當時尚不知有此一般乘客之來。登艦後不久，邱吉爾與其隨行人土又轉乘威爾斯太子號戰艦。艦

上除艦長之外皆不知有此行，然艦上人士當時僅知有貴賓光臨而已。

戰艦啓後，途中氣候頗惡劣，然邱吉爾則甚喜悅此怒濤湧湧之大洋之行。在艦上以呼喚人員之不便，有為邱吉爾特別裝置臨時顯音器。如邱吉爾欲召見其侍衛長，一呼則全體可聞。晚餐後，放映電影，如「哈密爾頓貴族之影片亦在放映之例。映畢，邱吉爾則提及「他拉法加」之役 (Battle of Talaftaga) 的一幕而謂：「余想諸君必對該片甚感興趣，因諸君之中有人於最近曾在敵人炮火之下作與此同等歷史性的重要工作也。」

當威爾斯王子號戰艦抵達決定聚會之地點後，邱吉爾即登美巡洋艦與羅斯福會見。

二巨頭於初會時，邱吉爾首相一面同羅斯福握手，

下接第五頁

吾友

第一卷第七十六期
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日本陸軍兵器廠中系列之砲
彈(封面)
英美兩巨頭會見的意義
羅斯福大西洋上會見記
克里特島作戰記
世界第一的偵緝機關
我的目前生活
薩子的夢
新谷
英日文翻譯練習
及時交友吧！
印度鼻子(中篇連載)
為誰睡嗎？(長篇)

克里特島作戰記

君平

◇德國青年中尉克利因雷之自述◇

德軍以降落傘部隊奪取克里特島的這種軍事行動在戰爭史中是前此未有的。這種戰術證明了降落傘部隊和降落傘部隊不獨是擾亂敵方後方的工具，且為主要進攻的軍隊。對於任何防禦德軍進攻的國家，這種新式戰術是頗為重要的。

本文為德軍降落傘部隊第一師某青年中尉自述其參加此次戰役及德軍奪取克里特島之經過。文中第一部分敘述克里特島作戰之第一幕——奪取麥里米飛機機場；第二部分敘述德軍奪取哈勒克里里斯城之經過。本文起首敘述作者乘坐容克式輸送機自希臘起飛，飛往克里特島。全篇文字中雖間有宣傳性之語句，但為存真起見，未加刪略。

我的銀質手錶的時針已將近上午四點鐘了。我們還有十五分鐘的飛行。我向機窗外望了一望。我們這一編隊中的其他飛機，已經趕上前來。遠處，w中尉的臉孔從另一架飛機的後窗向我凝視。在他的鋼盔下面，我看見了他的前額的疤痕。我想我們的距離很近，可以相互呼應。第二編隊在我們的後面飛行；第三編隊則在第二編隊之後。我默數着：一，二，三，四……看看後面是否還有未起飛的飛機。十二……十五……二十三……三〇……五二，一直數到了六十。從天邊與水際之間的綠色雲霧中，數百架飛機像一條長龍似的飛起來。射擊手某中士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指着對面的機窗讓我看看。遠處是一條狹長的海岸，隱隱現出一脉山峯，山峯之後是一片高地，高地後面露出銀白色的克里特山頂。

昨天，我和下少校駕駛一架偵察機，飛經我們心目中預定的戰場。他的聲音仍留在我的耳際：「我們必須把一切的事情看做像演習一般。這裏不會再有敵人的戰鬥機。我們的三隊轟炸機平息了敵人的防空砲隊。緊隨着是急降機向敵人掃射並轟炸。於是，你就可以降落了。一切都像在演習中一樣，明白嗎？」

w中尉——前額上帶着在鹿特丹作戰時的傷痕——在機場的西方上空降落了。我們却飛向山的西邊。

射擊手某中士又輕拍着我的肩膀。「克雷因里！」他叫着我的名字。此時，我明白了。當飛機下降時，我的腹部又起了壓縮的感覺。

「開門！」

中士站在飛機的門前，做手勢命令向下跳落。當每個人走到飛機門前時，他用手輕輕拍着每個人的後背。斯哥羅德爾，柯拉麥斯貝哥，哈遜貝爾可，溫斯塔特，中士，最後機輪到我自己。

從我張開降落傘直到降落地面，為時不過四又二分之一秒。風力把我們帶到了山地。我注意到飛機降落到離地面僅有五十米突時所發出的隆隆聲音。遠處，我們的第二架飛機開始射擊了。w中尉正在那裏向前進攻，於是我自己也伏下身去。

射擊手某中士站在機關槍旁邊，斯哥羅德爾站在他的肩膀。我們的轟炸機已經返回了，像燕子一般在空中盤旋着。英國的戰鬥機會來攻擊嗎？一架也不會來的。

我們從山上俯瞰着麥里米飛機機場。機場的右

方是飛機棚，用泥土，木柱子，和木板築成的。從陰暗的山下低地中，不時的透過來一陣槍聲。四個穿着制服的黑影子向前進攻，又一齊的中了彈倒在地上。我們看不到砲火。

我向中士微微點頭。他和三個同伴向飛機棚的後面走去。這時是上午四點二十五分，我們着陸已經有十分鐘了。我們的轟炸機已經不知去向。在這些轟炸機所盤旋的上空，現在都由後方增援的輸送機所填滿了。這羣輸送機大概是在四點三十分着陸。在四點二十六分的時候，敵軍飛機場的一邊忽然閃了一下火光，機場的一邊有一族人騾而動。穿着綠色制服的英軍和穿着灰軍服

德軍降落傘部隊由容克式輸送機輪往克里特島。機中之兵士為奧地利亞步兵，每人攜帶降落傘一具，並攜帶步槍及機關槍。





花之生叢以，隊兵砲軍德之島特里克至這輸機送輸由
。擊射軍英向砲砲用，機推為草

我們的兵士已經混攪在一起，機場上一輛輛軍的坦克車發出突突的槍聲。這不過是一輛中型的坦克車。我們必須趕快前進。事情進行正好像是在演習作戰一樣。「開槍！」中士首先射擊了，好像旁邊有人拿著跑馬槍命令他一樣。這時正是上午四點半鐘，機場的西邊已起火了，手榴彈把飛機棚的一角已經炸毀。我們佔領了機場，獲得了八十名俘虜，一門大炮，還有一些軍火。

◇衝過了麥里米機場

容克式輸送機降落得很低，兵士全部著陸。機場的滑翔道上有英軍遺棄的兩輛軍用汽車，後軸已毀。我們本應把這兩輛汽車移去，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們祇得用手榴彈將其炸毀。現在我們後方的接濟品都運到了。無線電，軍火，一袋從柏林運來的麵包，一捆綢帶，迫擊砲，擲彈筒，連射砲，砲車等。容克式的推進機仍旋轉不停，好像上帝給我們吹給我們的熱氣，另換一些清涼的空氣。這一批容克機飛走了，另一批容克機又降臨了，走出機門的是自行車隊。如此，第三批飛機，第四批

飛機，忽下，忽上，來往不斷。我高聲喊着問中士：「坦克車怎樣了？」他不知道。我們發現有一架轟炸機保護著我們，免受坦克車的攻擊。我們的轟炸機是很有用處的，其威力與坦克車破壞砲相同。我們前進，前進，得了一地又得一地。太陽已高高的升起，此時覺得很熱。因為發動機的響聲又大，我的耳朵已變聾了。在六十架輸送機著陸而又飛返後方以後，我們就開始向海岸進攻。但是，我們還要在機場中停留片刻。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本想輸送機還要把我們帶到哈勒克里昂城。但是我並沒有把這種意思告訴給所屬的兵士。我們向附近四週望了一下。用石灰建築的英軍兵營已經起火而全部被破壞了。在另一座機棚下，中士發現了一批醃製的牛肉，他於是問我道：「我們可以吃點早餐嗎？」我回答說：「可以。」他們用汽油箱做成了一架爐子。中士已受傷了。w中尉損失了兩名兵士。這時，我對著俘獲的英國兵士看了一看。他們差不多都是新西蘭人。其中有一個傢伙，像樹一樣高，說道：「我們想不到有這次戰爭。」大部分俘獲兵士都穿著襯衣和短褲。與其說是他們戰敗了，還不如說他們是驚得發呆了。由此可知戰事的進行是如何的迅速了。那個高身材的俘獲兵士日夜發誓，已三天沒有睡覺。今天，你們真把我嚇昏了。」我們太沒有禮貌了。」我回答他說。英國兵士全都笑了。我命令所屬兵士集合，擠疊起來降落傘，禁止他們說笑。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被俘獲的英軍由容克式機運送到後方。我在鄉村附近開路了幾步。散開的部隊繼續向前挺進，已接近敵軍坦克車所在地。空戰已移至西部和海面的上空。太陽照在大石上熱得炙手。一條奇異色彩的蜥蜴沿著岩石的縫隙爬過去。(下期續完)

上接第三頁

大西洋上會見記

一面稱道：「真安，閣下近日如何？」之後，邱吉爾將英皇之書親交與羅斯福，且言：「總統閣下，余極榮幸得將英皇陛下之書交奉。」於會見之期間兩巨頭獨佔上層艙中促膝而談。同時雙方之要員亦分別聚議。羅斯福於星期日亦過威爾斯王子號訪邱吉爾，並參加宗教之祈禱會。會畢則與邱吉爾共進午餐。羅斯福曾手交邱吉爾致英皇信一件。之後，羅斯福則乘艦而返，艦仍換乘波特瑪克號遊艇於星期六(十六日)返抵落機蘭。當遊艇抵岸後，一般記者皆見羅斯福，見邱吉爾所屬之禮帽蘇之羅斯福代表——威英首相邱吉爾所屬之禮帽亦在艦上，當時起首尙見艦上裝有高射炮一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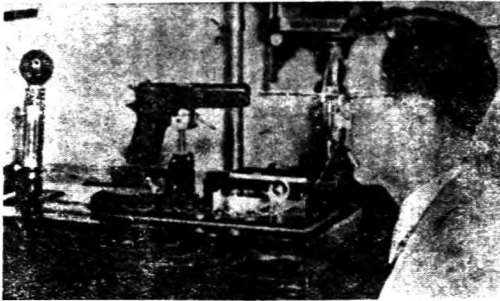
邱吉爾於會見後，仍與其偕行之人員仍乘威爾斯太子號，由羅遜艦及加拿大空軍保護而返。於歸途中得報告稱，於五十哩外有商船團一隊。邱吉爾未嘗見此偉觀，乃特意駛向船團。見各船皆戴重達吃水線，四周由自美購得之驅逐艦護衛之。威爾斯太子號遂穿船團而過，各船急升「V」字旗以報。

至邱吉爾與羅斯福究竟會見於何地，外間莫能知之。羅斯福對此事曾向記者謂：「關於會見之地點，現在不能言，即不到戰後不能發表也。」二巨頭於會見之前後，迄未發現任何機軸方面之空中水上及水下之威脅。然於會見之前，雙方雖極端保守秘密，而仍恐有所洩露而致危險。據羅斯福對記者聲稱：「美國方面關於此次會見前，極度擔心邱吉爾首相及其偕行人士之安全問題；及會見時，始知英國方面，反而極端關懷余及偕行僚之安全。」

世界第一的偵緝機關

◇用最新的科學方法破案

世界第一的一個研究罪案的機關，是美國的胡佛氏聯合調查局 (J. Edgar Hoover'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共有六百八十個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員，利用一切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罪案的真相，法庭受理的一百件罪案中，有九十四件由他們調查清楚而得到確實的證據。他們所破的案了，永遠保持着世界歷年偵探案的最高紀錄。在四年中，聯合調查局曾把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個罪人，其中有三百三十個是美國歷史上最驚人的兇犯和票匪，送到悔過院去。調查局的綱領是忠實，勇敢，廉潔，一屆員們都能本著這三



△檢查並知悉該種特殊器械，以前可以查出槍中是否發射過子彈。

條綱領去努力服務，所以得到了這樣的成績。聯合調查局在華盛頓設有專門學校，學習調查罪案的各種科學知識。課程，除了

係的各項學科外，並注重實習，校中備有假人，當時佈置成一種兇殺案的狀況，使學校自己去尋求線索。入學的資格必須是曾在法律學校畢業，或是專門會計，或對於偵探調查上有豐富的經驗。實際該校的學生百分之七十五是大學畢業生；百分之八十三是以前的律師或會計師。

調查一件罪案，主要的研究罪人遺留下的各種痕迹。例如在泥地上留下的一個很淺的足印，也許可以成為破案的重要線索。所以對於這樣一個足印也要設法保留起來加以研究，並且要能在法庭上拿出作證。採取足印的方法是將一種柔軟的白灰漿倒在足印上，俟其乾後變硬，然後取出保存，以便與嫌疑犯的鞋底比較。倘若兩者相合，那裏穿這鞋的主人就不得不說明他到罪案發生地點去的理由。

指紋也是一種重要的證據。在美國有一個搶劫銀行的著名匪徒，叫迪林哲，曾被逮捕數次，在警局留有指印，後來他設法破壞他的指紋，用強酸藥油他的手指，但結果仍然由於指紋破案，因為無論用什麼方法破壞，與原來留下的指紋比較總有明顯相異之處。

檢查槍筒，利用一種特殊的器械，可以查出槍筒中是否發射過子彈，而且知道在多久以前開的槍，其子彈的彈藥是屬於那一種，以及是否為鉛子或銅子。

要知道一顆子彈是否由某一枝槍射出，也有方法可以查出。就是用那枝槍向一件東西射擊一次，然後用顯微鏡檢查子彈穿過的部分，與原來發射的那顆子彈所穿過的部分比較。用照像機在顯微鏡上攝取照片，仔細研究，倘若兩個彈痕相同，那麼無疑的兩顆子彈為同一枝槍所射出。因為沒有兩個槍筒是完全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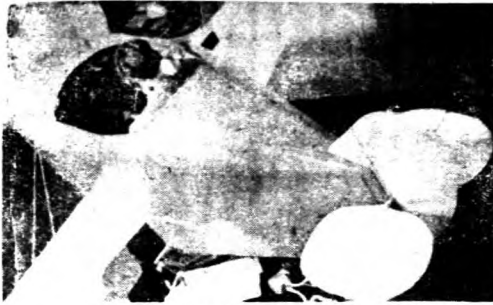
罪犯近來多利用汽車，所以車輪皮帶留在地面上的印痕也是重要的證據。用白臘，松脂，或白灰漿可以製成車輪皮帶的印痕保存起來。衣服上的塵土，渣滓，也可以供顯微鏡的研究。用真空吸塵機吸取衣服上的一切塵土，殘渣



△將取出的鞋印與較乾的灰塵比較，以確定其是否為同一人所穿。此種方法在法庭上可證，研究以



△將印足的一層很薄的一下留上地泥，使其倒置其上。



○ 行飛目前驗實中機習練在機耳電線無戰頭生先爾克威

亞瑟·威克爾生平沒有駕駛過飛機，但有一天他駕駛着一架乘坐十個人的旅客機由美國紐約阿克市飛到亞倫鎮，然後再飛回紐約阿克市。他在此生平第一次的飛行上簡直沒有看到過地面，他是盲目地飛起，盲目地著陸，完全由他的無線電和指示器來領導。

亞瑟·威克爾是美國斯培雷·吉洛司可布公司的辦事人，他發明製造飛機用及航海用的各種器械，自己在一架不離地面的練習機裏學會了駕駛飛機。他練習駕駛飛機是為了要試驗該公司新發明的一種器械的效力。這器械叫做「航空光線」，就是一種盲目着陸的一種練習機除了不能實際飛起外，其餘一切的設備都和一架真的飛機一樣。在駕駛的部位也有一切現代大飛機所有的機器和操縱機關。開動機關就像真的飛機一樣上昇，俯衝，或旋迴，練習駕駛的人也和實際飛行時一樣會感到頭暈目眩。他的問題就是要會運用各種操縱機械和無線電來駕駛這架飛機。

這種練習機在現代的航空學校都用來訓練學生，利用飛機來傳授航空術。在斯培雷公司的航空試驗室裏，這種練習機專為工作實驗之用。威克爾在這練習機裏學會了駕駛飛機之後，就應用那「航空光線」作實際的飛行了。這種器械是合成一個大的刻度盤，代表四種方向指示器的作用，使得這套複雜的機械化為簡單。現在美國各航空公司公司的空軍教練機和本迪克斯飛機都裝了這種盲目着陸的設備。

一盲一目一飛一行一 飛機昇起着陸均由無線電及指示器領導

行。

嫌疑犯鞋上的塵土如果與罪案發生地點的塵土相同，那麼他就許與這件罪案有關。有一次有一女子被暗殺，她的手中握有幾根頭髮，因此使警察得以找到兇犯而破案。斧子木柄的碎片也曾證明過一個人用斧子砍死他妻子的罪案。衣服上的血跡則用化學分析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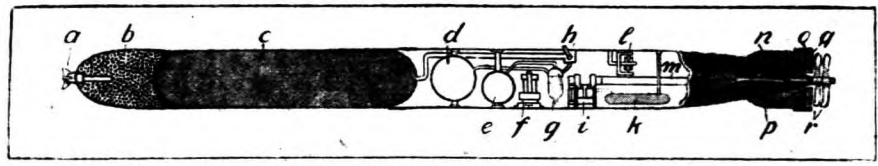
胡佛氏聯合調查局的人員（普通稱作「man」）是代替（Government）政府的意思。個個都練會迅速準確放槍，而他們自己的性命也全仗着他們極良的槍法來保護，所以他們不但在訓練的時期需要練習放槍，就在後來每月也必須練習一次打靶。練習的方法也有種種不同，或以假人作目標，練習準確射擊某部，或在急馳的汽車上練習追擊。每一個（man）都可以自由選擇他自己適用的。

這種特殊訓練。都要到華盛頓的這個學校裏來，受三個月的新知識。該局於一九〇八年成立以後，但自胡佛氏於一九二四年充任該局長以後，該局逐漸發展，而達到今日的成果，博得世界第一的名聲。

他們也會用催淚彈逮捕犯人。在學校裏講授功課，教員用一種磁性黑板，這種設備在英國最初應用。這是把一些房屋，車輛，樹木的小模型吸在黑板上，做出街道的形勢，教員在黑板上移動人物車輛，指示在某種情形之下應該怎樣採取最好的戰略，自一九一五年以來，美國各處的警官都要到華盛頓的這個學校裏來，受三個月的新知識。該局於一九〇八年成立以後，但自胡佛氏於一九二四年充任該局長以後，該局逐漸發展，而達到今日的成果，博得世界第一的名聲。

！艦軍沉炸何如雷魚

魚雷的效力往往超過軍艦上的大炮，因為它的主要的用途不在擊毀敵艦的內部，而在攻擊其船身。現代的軍艦的船身都加厚了鐵甲，防禦魚雷的攻擊，而且其船殼也分層成許多部分，縱然有一部被擊破漏水，其餘的各部份仍然可以保持完整。然而現代的魚雷也用了新的烈性炸藥增加其爆炸力。魚雷並不是鑽進船身，而是在它碰到船壁時就立時爆炸。爆炸物質遂變成一種氣體，該氣體必須膨脹開幾千倍大的面積，因此就有一種極大的力量由爆炸的處所向四外擴開而遇有抵抗時其力量就更人，因為該氣體不能迅速散開，結果使船身向內凹破破裂，水即由此破口大量注入，同時船面上亦被水淹覆，因為魚雷爆炸氣體膨脹時將水壓起所致。



a 導火器；b 炸藥；c 圓筒；d 推進馬達水箱；e 油櫃；f 深度器；g 蒸發器；h 壓縮空氣瓶；i 推進馬達；k 貯油箱；l 直進器；m 推進軸；n 旁翅；o 直線舵或側面舵；p 深度翅；q 深度舵；r 推進槳。

友吾

北京人的優閒

趙天人

現在已是西曆一九四一，民國二十九年了。在西邊的歐羅巴洲各國正打得不可開交，有好幾千磅的大炸彈，擲下來可以使幾十所房子一下失了踪跡；有像手提包，像鐘錶，像手錶的炸彈，動搖的人就要被炸成粉碎，牠之各種武器研究得精而且精，並且交戰國的雙方仍舊是盡了最大力量去研究，以期發明新的東西。

但回頭看看我們北京，不但不緊張，簡直平靜得很。大街上往往有兩三個人攤棋，斤斤於一車一馬的得失，神態優閒，風趣盎然。賭博上擲了一塊白布，布上落有一隻公嘴鷹的也不少，這種人大概歪戴着帽子，鼻梁上也許架一副藍色紫色的眼鏡，鬚行虎視，旁若無人，其意若曰：老子架着鷹哪！「神情真是不可一世」。更徹底的是天上茶館，聽聽「俠義」和「濟公傳」，點頭嚼嘴地贊嘆着「徐良」的武藝，再張揚一下「濟公長老」他老人家的佛法，手裏可再揉着核桃，叭叭叭地響。倘能再唱幾句二黃，那就更好了，再學學交際術，拜個把師傅，說不定就許挑班，說不定就許唱紅，更說不定或者再來個梅蘭芳第二哩。

青年學子更好，把書所應用的眼神都一下子用在看異性上，把求學所用的精神全用在交朋友上，整日活動，整日工作，其目的在於

「神聖的愛」，是為派別之一，名曰「積極」。其二是「消極派」，暮氣沈沈，什麼也不作，夏不划船，冬不溜冰，春秋也很少旅行，對異性呢？說是已經厭倦了，那麼作什麼呢？在床上睡睡覺，在屋中打打牌，喝一盞酒，喝一盞酒，一下國事而已。彷彿什麼都已作畢，其實是什麼也沒有作，與老年人辛苦了一世再坐在炕上閑聊往昔的功勳一樣，是青年中的老年人。

「教育家」與「實業家」，還有別的什麼家，都是經過學生時代在社會上滾過幾圈滾兒的，什麼花樣都明白了，把怎樣經營與怎樣操縱兩個題目研求透徹之後，立定志向，樹立了百折不撓的精神去作這種事，好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可是，達到了又怎麼樣呢？

在城市如此，在鄉間却又不同，然而可嘆這又可幸是一異途而同歸的行動。有病請醫頭，不下雨就拉了龍王爺滿街跑，盼着真龍天子來登金鑾殿，舉凡前三十年所思想現在的仍是照舊的思想着。雖說歷遭天災人禍挨了無數的鋼針來扎腦子，似乎知道「洋人」是外國人，「老毛子」原來也是分着若干種了，但其進步到底有限，不出省就能發現女人全是纏足的一整個村子，不出鄉也不難遇見還在保存「清粹」的大辮子男人。至於女人，剪髮之風在城裏還很少能使四

十歲以上的女人沾沐，在鄉間則更不必說了。却又聽說，城市裏的摩登先進女性不是燙膩了「飛機」與「羊尾」型而正梳了光溜溜的小辮子了嗎，雖使油使黑光光，油亮亮，但總不能不說是辮子，而且，掛在兩肩頭平分左右的確是兩條，比從前的一條又「進步」了。

我們的同胞，一部分走到時代的尖端，一部分滯留在十九世紀。追上時代本可慶幸，然而追上的只是歐美的壞習氣，別的還是落後；保存「古風」自然也好，但保存的只是昏沈與迷信，許多古樣的風俗鄉下也已經遺失了。舉兩個例子，背夫潛逃的案子，由於受了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而漸漸加多，同時匪人也改用新式手槍而拋去了用棍子來打

在北京矚目皆是的东西，乃是「作家」與「名國」。翻開雜誌或報章，所有者無一不是一「作家」。翻開畫報，看上面的銅版，又無一不是一「名國」。我覺得這裏的人們真是善於捧場的，這風景一定是由於北京「戲劇作家」們太多了，他們捧花旦而捧黑頭，相沿下來，把「作家」與「名國」濫用到無恥的地步。「作家」應該是莊嚴而偉大地稱謂：「名國」自然是無所謂，在這裏這種稱呼彷彿祇爲了與「名妓」有別，所以稱呼誰也都可以的，無傷大雅。但是，怎麼能够以「作家」這莊嚴地

「作家」與「名國」

梁·稻

路人的方法。

現在是西曆一九四一，中華民國三十年了，我們弄了祖宗遺產像權權地活着的這一代，仍在過着前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日子。關着大門過活本來是般愜愜不過的事，無如現在終於是現在，現在有與先時不同的地方，這大門你是不能關了，不能關而仍過着關門的日子，好不危險！

並非增長他人威風而減低自己銳氣，更非有着天生的卑劣性格，我豈能不顧大家好，但實在的情形是不行的估大多數，這可有什麼辦法！

如果不信，請在馬路傍唾口吐沫擲下來看，包你一刻鐘內聚集一團人。

所謂來稱呼一些卑劣地「文抄公」，油頭粉面的「摩登哥兒」或者「摩登姐兒」呢！

自稱爲「作家」者，是可憐而愚蠢；被捧爲「作家」者，我僅僅能從這名稱上看出相反的諷刺的意義，像稱呼一匹家兔爲猛虎，稱呼一個才學走的幼兒爲運動家一般地幽默得很。

是章回小說，還是懸呀愛呀，哭呀泣呀，哥兒姐呀，花呀月呀，到底，請問你們「作家」們，你們作了些什麼呀？！

完全是可恥而有害地！

拾金不昧

· 餘 春 ·

在北京的飯館裏，看見過兩家的雅座間，懸着『拾金不昧』四字的匾額，都是有些名氣的書家寫的。這當然是那遺金者為感激飯館執事，而報之一種榮譽的表記。可是我看到這四個字，總覺得有些奇怪：既然有不昧，當然有味；既然不昧值得褒揚，足見味的多，不昧的少。那麼這四個字最好不被外國人看見；如果看見，就要對這『禮義之邦』有些莫名其妙之感了。

在新聞紙上也常看見這類的故事，編輯先生總要加上幾句『仁德可風』，『道德高尚』的讚語做標題。這匾的事，雖不常聽見說；但失主拿出原金十分之一二來做為酬謝，却是常有的事。也有堅決不要的；也有沒有下文的，那當然就是受了。

例年有善良洋車夫獎狀的頒發。據說也多半與拾金不昧有關。

小學校裏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學生從家裏要一張分票，交給級任，說：『先生！我拾到一分錢，不知是誰丟的。』先生於是大加誇獎，說這是無上的美德，便把這分票送到招領箱中。日子多了，箱子中便存着許多的分票。

有中國人的遺傳與教育，才能造成真正的中國人。假造拾金不昧故事以邀『名』的，在成年人似乎是不會有的罷；但真的拾了金，却是揚名的好機會，有時還能名利兼收呢。

但我想這掛匾，登報，或出什之一二做為報酬的辦法，終不可廢；不然，拾金不昧的消息，恐就不多聞了。

我想我最好沒有錢；有了錢，千萬別丟；丟了，沒人拾還好；有人拾，你這感激之情，豈是把全數遺金做代價所能抵換的呢？誰說中國不崇尚禮義？

雖然小學教科書上有波斯老人名馬寶劍的故事，但我想道德高尚的中國人，不會十分注意去理解。

『見地有片金，揮麈與瓦石不異』的管寧，畢竟古今少見。華歆『捉而擲去之』，也未免可惜。如果不是因有管寧在旁，至少也要來個『招領』。

這大舞台上的架子，很值得研究。有些是有一定架子的；偶爾想起一個例子，是史記上馮門侯生，以公子無忌之尊，驅車親迎，居然也不改其傲慢之態。此外比如一個世界偉人，無論何時拍照他的影片，眼的視線永是向上的，這表示地下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往他眼裏放。

看一個學者時，總要疑心他是在半睡眠狀態中，其思想之勞，研究之深，不難想見。交際花與名門閨秀可以一眼識別；一個城市裏幾個不同學校的學生，一言半語，三步兩跳，也就看出來了。架子不一定是有心『擺』，總是自然地流露，越能代表一個人的心性。

孔子是個沒一定架子的人，論語鄉黨篇說了許多，祇看他一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這侃侃與誾誾，相差豈不遠？孔子不會『拍馬』，或『軟』的欺侮硬的怕，不能知道；但我想這不同架子的產生，多半是與心理作用有關的。見地位高者而開關，低者而侃侃，也不祇孔子如此。

聊齋誌異上有一段解衣帶告狀的故事，時代小姐們和愛人談話時，手中也喜歡摸索著一隻帽子或別的東西。本來見了父母官或異性人，心理上難免發生變化，因而架子也就要不穩，藉著一些微物，保持了心靈的平靜，神色的泰然，也是很得體的辦法。

我從來不知自己是個什麼架子，要從走路的姿勢上看，我知道當我憂鬱的時候，和快意的時候，那步法完全不一樣。現在雖沒有什麼我之上的人談話，簡直個促不堪。有時候我也這樣想：我也要擺一擺架子了，因為我已建立了自己的人哲學，我也已經有了個性，我更要維護我自己對一切事物的主張與見解。那麼走路該用一種什麼步伐，說話時該常用那些語助詞，穿衣裳該寬些或該長些，再配上一付什麼樣子的眼鏡，提一個什麼顏色的皮包，自己都該定出一個標準。

但我的架子，仍舊固定不住。或是讀了幾章書，或是聽有閱歷的人談了一席話，馬上又覺得『慘然』，有如紅鬃客傳上道土所說『此局輪矣』的滋味。因此我的架子到現在還是擺不起來。

可是擺架子也有時候作偽。舊劇中唱淨角的，顯著那優越，據說在袍靠裏面，都穿上趕腳廳夫所穿的那件白坎肩（內行叫它什麼，不知道）。原來堂堂戰將，袍靠褲襠與趕腳廳夫所差不過一層袍靠！人世舞台上唱淨角的實在太多了，於是我的崇拜架子的念頭，又生了許多動搖。

不知再歷幾世幾劫，人類能脫盡虛偽的架子，彼此以『真我』相對嗎？

一擺一架一子

· 餘 春 ·

去了，原來應該把一把麵擰幾個個兒，然後讓着勁兒再往麵板上擀，她就不會斷了！於是我又確認了一句真言：「看事容易，作事難！」

因為家庭經濟的關係，女僕不得不減少，於是開膳事都得我們親手作；吃過午飯，我常常是哄着我的愛姪兒，這可愛的孩子，他那天真的喜怒，的確給過我不少的精神上的安慰，然而，我也的確爲他受了不少的辛苦，從他母親死的時候，那時他才五個月便由我撫育，到現在一年多，可憐的孩子他從來就沒享受過偉大的母愛，所以當我出去玩一天的時候，我便會受良心的責備的！

到三四點鐘的時候，我便洗衣服，收拾屋子，縫縫補補完事，就又跑到廚房來；幫助洗菜，切肉；切肉也是份功夫，說良心話，到現在我還會切肉片，我怕切了手，所以我總是切肉絲。炒菜，炒的別管好壞，準保乾淨，熟了！我高興極了，我新學會作一種魚，非常好吃，這是和義姐家的老王媽學的，可惜這塊園地，沒有實質的地盤，否則，咱們就各顯身手，請小姊妹嚐嚐我的魚！

晚飯後，請小姪子洗澡，喂他吃飯，到九點鐘後我就該看點書，多半是詩詞一類的，寫點稿子，也多半是詩詞一類的，再改些早晨看不完的稿子，就該參遊上海啦。

一天，一天的就被我這樣混過去了，姊妹們！我的生活是這麼平凡，你們幫助我來改正一下，好嗎？

小啓

第二次讀書會已於二十三日圓滿舉行，新會員有張，馮二位加入，姊妹間的情感較之上兩次，益形融洽，因欲於本月七日舉行郊遊野餐會，故讀書會暫停一期。
(冷儀)

現在回到家庭的價值大得多！

燕京大學是個貴族學校，是的，一個闊小姐一年可以花一千多，但是裏面也藏着不少的窮苦孩子！即使你現在得不到獎學金，只要能夠維持第一年的學費就夠了，入學以後，奮志用功，只要你書讀的好，請獎學金是很容易的，把你困苦的情形，陳述給女部主任及導師，她們會幫助你的，燕京可以請求學生自助工作，每月足够你的零花。燕京的好風俗，師生之間的感情最是融洽。

我的一目前一生活

我是一個富感情，少理智的人，愚笨的我，有一個堅強不可掩飾的孤僻性子；有一類真誠前進的野心，環境逼迫着我，生活的鞭子敲打着我的情形，使我變成一個沉默的憂鬱者，但仍掩飾不住童性的天真。我一個人離鄉背井，作客他鄉，飄流古城已三年了——這長長的日子，夜深人靜想起慈愛的母親，甜密的家鄉，偷哭過的深夜也有過。可是這匪如牛毛的故鄉，怎麼能回去！父親寄不

了錢來，爲借學費碰釘子的事也有過，朋友有幾位，可是知心者太少了。這期間我接近了文藝，因那裏有安慰，鼓勵，熱情，是我徘徊歧途的指正者，是黑夜中的明燈，沙漠中的綠洲。在校是學生；回家是家庭中的主婦，爲了我遠遊的前途，實現我光明的理想，我要拚命努力學習我的功課，學問是武器，有充實的學識才可以戰勝一切

爲了經濟的關係，自己的一切都要親身去作，上至衣褲，下至鞋子，全是我自己製作，自己刷洗，三餐要自己炊作，屋子更要自己整理，爲繳房租而無錢買麵，餓着肚皮會哭腫過雙眼，但那也勝過廣東陰險的惡險，和我性弱無主的抖擻，在校中曾受過若干同學的譏笑和諷刺，可是還得鼓起勇氣來，一身上無衣裝好滿，肚裏無食凸肚行，我不敢多化一分錢，因爲我知道那點少

厭釋父母一滴血，我就這樣的活着，但我一點也不覺苦，孔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我或者幸運的成個有用的人呢？

當溫學課業，着自製之衣褲，食自炊之小餐，獨對孤燈，另有一番風味。

我自知我如滄海一粟，力量那樣微弱，渺小，但我絕不灰心，我是青年，要與惡環境奮鬥，要與陰險的社會掙扎，衝出洶湧的波濤駭浪，我有赤血熱血，我要向前衝鋒去！

你可以聯絡教授，替他們的孩子補習功課，每月也可以得到些薪金。你若是個基督教，那麼進燕大，一定會有許多方便之處！

不過，你要切記若自己進入大學的目的，不可羨慕別人的虛榮，只自己埋首讀書，四年以後，憑着你的學識，走進社會或家庭，都會得到榮譽的！

假使你願意和我面談呢，可以通信約一個時間，我是極願助你走上遠大的前途！
(冷儀)

幻夢

幻夢女士：

讀過你的目前生活，從內心湧出一股榮譽的甘泉來，誰說女孩子懦弱！

在這不健全的社會裏，成年的男子作客異鄉，都是件不容易的事，何況是一個女孩子，隻身在外，經濟，行動都受着外界的限制。而你能够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之下，刻苦用功，潔身自好，幻夢女士，你不是在自苦，你是在替我們女孩子爭榮譽，你努力吧！奮鬥吧！小姊妹會決定盡力幫助你，祝福前途無限！
(冷儀)

告你小姊妹們



陳子的夢

靈魂？肉體？

都願着薄弱的意志而喪失！

一個有星了也有月的夜。陳子倚在一個男人懷裏，藏在田野的麥陣中，麥穗被夜風吹拂着，在瑟瑟地響，遮掩了陣中的低語。

「陳子！S市那裏是好玩的，比這裏強的多！」

陳子底肩被兩隻有力的手撫摸着，那面熱頰正好貼在臉上，語調是那樣的溫柔而動聽，她底眼望着天，凝視着。

「成哥！我願意跟你一塊走，可是我怕，我怕母親知道，是不會讓我走的。」

「妳真不聰明，不會偷偷地走？」

「偷偷走？走？不是不名譽麼？」

「S地好極了，妳會看到妳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那裏有高樓，有汽車，有鑽石沙指，有好看的衣服穿……」

那些東西慢慢地織成一面金色的網，她忘記了怕，她忘記了眼前的什物，祇有那金色的光芒在眼前炫耀着。

「陳子！我明天晚上在離裏等妳，用不着帶什麼東西，不要緊張，我們一同到S去。」

陳子底夢，實現了，她脫去了布衫，穿着軟緞的新裝，嘴裏含着烟，她是都市小姐，她眼睛仰視着，她現在是被人羨慕的人了；鸚鵡暫時喚醒了她，她微笑着，整理些細軟的東西——其實帶這些東西不帶，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有更好的東西在等着她，給她使用，給她安排着；不是嗎？她偷偷地笑了。

第二天的早晨，陳子被人發見失蹤了。

「成哥！你就這樣恨心嗎？你應該憐惜我，我願意回去，成哥，你……」

「他的媽！誰是妳成哥？放明白點，這裏是由不得妳的老老實實聽我話，不然不是沒有妳便宜的。」

她被纏到牆角，身體抽搐着，手捫着擊傷，滴着血滴，染紅了新衣。淚流着，冲掉了脂粉。

紅裙，帶替了陳子底名字，製成霓虹管，懸在一個繁華的弄堂裏。

裏。

「紅裙！洪三爺，要小心的時候呵！慢慢地總不會讓妳吃虧的！以後仗着洪三爺紅起來，有多少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陳子躺在小腹便便的洪三爺懷裏，盤着腿嬉笑着。她不敢不笑，雖然她在勉強笑着，一雙肉餅似的手，不容氣地擡上來，她鬆閃着。

「怎樣？不識抬舉麼？不要忘了妳是做什麼的！」

她對着鏡子流着淚，她想到這些侮辱。但是，一隻被關在籠裏的鳥

，是不容易再飛出去，靈魂！肉體？她不敢想，這都隨着薄弱的意志而喪失……

陳子底夢碎了，高樓，汽車，鑽戒的生活，並沒有鄉田底自然生活好，喂雞，養鴨總比陪着肥頭胖耳的大腹實調笑更有生趣的多。

「紅裙，陸五爺來了，快點穿衣服，沒事哭什麼？要面子？就不用當婊子，聽明白了嗎？」

陳子又在笑了，做夢似地笑着。

野花獻

趙寶陶

當朝霞還沒有染紅藍天；當曉風還沒有震破夜露，穿過蹊徑，跨過小橋，不驚醒一頭安睡的小鸟，我輕輕從叢塘那邊走來，為我繫戀着的姑娘採了一束淡紅淺紫的野花。

野蔞刺刺我底脚，然而我却不會感覺痛楚。我不知道那高貴的康乃馨和驕傲的玫瑰，是否為她所鍾愛，或者她更喜歡一束濃郁的紫羅蘭，因為它們恰和她高貴的身份，但是我甚麼都沒有，我手裏只捧着一束不知名的野花。我害羞地帶一下那淡然的馨香，我看見那纖小的花朵上蘊着晶澄的夜露，露珠兒閃爍朝霞的光采，於是我又欣悅地笑了。

我站在她底窗前，太陽還不會為她揭起窗簾，鳥兒們也噤聲停住歌唱，怕驚她安眠，但那杏黃的綢帶旁早已堆滿許多不知名的高貴花朵。（是別人底高貴禮獻啊！斃治的花朵上繫着精緻的絲帶，繫着精緻的祝禱。）

於是，我折一片素葉，繫上素淡的野花，低下頭在那纖小的花朵上，深深印吻，印上我白熱的戀情，然後毅然把它埋在那些高貴花朵裏。（我聽見別的花們惡意的嘲笑。）

我不知道那些高貴的花朵們，是否更為她所鍾愛，但是我甚麼都沒有，我只有這一束素淡的野花，纖小的花朵上印着我白熱的戀情。



新谷

青野

流浪人
你是可憐的
一支不可思議的繡曼絲

于佐夫自丟掉他的職業以來，已經飽受了生活的楚辛，生活對於他是種極不調和的東西。如今流浪已有四年了，到處得忍受人們的欺騙和侮辱，自己肥不清哭過多少次，沈積在胸臆的憂鬱，該有岩層般厚了吧？由於精神的被損害，腦神經也有時失常，自己不是覺察不出，祇是有什麼辦法呢？

半年前來到這都市，那是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緣。他的一個舊日的友人，新成立了一個買賣，忽然想起了他，覺得是個人才，並且打聽出他近年的生活情形，很替他惋惜，一時憐憫的心使這位友人給他匯去一筆旅費，請他早日來T市為他們幫忙。這突如其來的幸運臨到佐夫的頭上來的時候，他竟懷疑這事的真實，不相信在這險惡的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會有所謂「仗義」的行為。然而無論如何想來改變一下環境，總不能說是壞事。這一筆數目不大自然而可勉強敷衍的錢，在久困的流浪人眼裏，不是正像享滿漢將要乾死的魚忽然逢着大雨一樣地喜悅嗎？於是在姑夫一試的心情下，他携着僅有的行囊——一個破舊的手提包，向着那塊陌生的地方奔來了。

活總可以安適了的。可是在佐夫却仍舊覺不到生活安適的樂趣，那是因為懷鄉病又來侵襲着他的緣故。

一個星期日的黃昏，他在寓所裏吃過了飯，無聊地悶坐着，他是沈落在回憶之海裏了。家鄉是他想望中的迦南，向他伸出誘惑的手，他懷念着老母幼弟，尤其使他擺脫不開的是妻的溫存的笑臉，一想到她心頭就志志地說不清是甜還是苦，一種莫名的空漠的感覺。自己是離家四年了，他們還健在嗎？自己原是抱定尋不到寶藏決不空手回去的主意，如今彷彿已經發現了寶藏的所在，就等待自己辛苦的挖掘了，那麼，想來這一生還有回故鄉的希望。想到這兒，沈重的苦悶的心似乎稍為暢快了一點。不過，這也許是個夢，世界上的事簡直就沒法解答，悲歡離合，一切都是夢一樣不可測嗎？自己果能揣出寶藏，誰知那時千里外的故鄉人是怎樣了呢？他們也許經過什麼變故不在那裏了也說不定的。自己不就是夢一樣的飄泊到這大都市裏來的嗎？未來的事誰能預料得到？看起來還是混一天說一天的好。他覺得這個想混到這大都市裏來的時候快樂一下，於是穿上新對的大衣，悄悄地走出冰冷的屋子。

成了你小小生命的點綴
給那些可敬的紳士們
又多一些談笑的資料了

這使佐夫悵悵的心又開始浮漾起來，他不加思索地拉開了那木門。

門一開，裏面透出來暖和而悅人的氣氛，在矚眼的燈光下，雜坐着一些紅着臉的人們。幾個蝴蝶一樣週翔在食桌間的女侍，都朝向門邊看了一眼，這幾條眼光，使得佐夫的心顫動起來，他覺得這些條眼光都是含有神秘的情緒和甜味的。

一個女侍，走近佐夫身邊來，按了帽子和大衣，引他到一個靠着花廳的食桌前坐下。這雖是一個小規模的吃茶店。可是一切却還雅潔。牆壁上塗着調和的淡綠色，地板光滑地反射着燈光，每一食桌前擺着兩把椅子，牆階上有作爲盆景的臘梅花，壁上懸着風景彩色畫，——一種小巧玲瓏的風味。

佐夫好像含羞起來，心裏儘是顫動着，雖然自己不是沒有接近過女人，究竟除掉妻之外並未曾經過什麼。

佐夫迷惑地看了一眼，那個女侍正向着自己微笑呢，他覺得有點催促，他用不自然的語氣要了份夜點心。

女侍走出來，佐夫這才心安起來。他欣賞着臘梅花，心裏有點感動，遠在千里外的故鄉裏也有個嬌柔似臘梅的人兒嗎？然而眼前的這一個

綠色的霓虹燈光，染遍了馬路的兩旁。汽車像猛虎似的，閃着眩人的兩隻大眼睛，怒吼着在街道上穿梭似的飛馳。

佐夫一面在謀劃怎樣及時行樂的問題，一面溜躑着邊道上過路的女人，她們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着一盞明亮電燈的門下。露出一個青年紳士，臉上浮泛著愉快的笑意，身後邊是張俊秀的女臉，送着眼波在望，那神秘的甜的情緒，給佐夫一種暗示和激動，他不顧一切的趕了上去，當他走到近前時，門已關上了，門外邊祇留下甜膩的粉香。佐夫悵悵地看了看門上的招牌，原來是家吃茶店，忽明忽滅的迴轉燈上，寫着兩個圖案字：「新谷」。

更是非常的像。今夜原來來找尋刺戟與慰安的，那麼總得儘情地歡樂一下，別再胆怯了吧，想着不覺得笑了。

不一會兒，女侍托着盤子過來了。這次佐夫開始大胆地向那女侍注視着，女侍雖然微笑着替他斟着茶。那隻提壺的手，好像是精緻的玉的雕刻，光潤，細柔而鮮紅。佐夫下意識地摸撫了一下，女侍好像無感覺的沒有理會。

喝着清冽的茶，心裏又起了遐思，眼睛也毫不拘束，羨法之念，在這時是毫不存在了的。座間的無線電奏出了醉人的樂曲，那個繡梅花樣的女侍，也在以清脆的銀嗓和着歌唱。佐夫雖然不能完全了解這歌的含義，可是從調子也可以猜到是流行的小曲。

佐夫靜靜地聆听着，那歌聲從嬌愛的女侍的紅唇裏吐出，就發的挑撥人的心。他很想冷不防地擁過她來一個快樂的吻，然而一種說不出的胆怯阻止了他，他沒有作出那強性的莽魯的舉動來。

就這樣，在感情的泛濫下，他吃完了夜點心，在算帳時，他故意地在暗中塞給她一張五元的鈔票。當離開吃茶店的時候，女侍也送他到門口，同樣的露着嬌美的笑。他滿意的也一如方才那紳士樣的臉上浮着愉快。

回到了寓所，躺在床上，心裏充滿了的盡是快意。夜裏他做了個多年不做的香甜的夢。第二天在公事房裏無精打彩的過了一天。不知爲了什麼，那女人的影子總是纏着他，向他作着迷惑的笑。一個不甚大的數目，竟計算了兩個小時，手裏搖動着算珠，拍連拍連，他記不清已經計算到什麼地方了。他焦急的流了汗，好容易計出個共碼來，就隨手一推，把牠們鎖在櫃子裏，等到下班時間一到，隨便和同事們敷衍了一回，就跑了出來。

在寓所裏匆匆地吃過了飯，一刻也不能待留的，他又出現在夜街頭上了。街，仍然那麼熱鬧，電燈閃爍着，汽車穿梭

着，行人喧嚷着，一切都照舊。那座名叫「新合」的吃茶店呢，兩扇木門也還在密密的關合着。他又投進這使他飄飄然的樂境裏來，彷彿他的靈魂交給這裏了，離開這裏就剩下虛虛的軀壳了。

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他深感到異性的需要和職業的無意味，他有好多天不去辦公了。因爲他害怕那些沉重的數目字，他把日裏的時間，也用在「新合」吃茶上了。

距離除夕很近的一天夜裏，天在落着大雪。佐夫帶着僅有的錢，冒着紛飛撲面的雪花去吃茶。狂風無賴地吹掉他的帽子，揭開他的衣角，寒流如千萬條毒蛇吞噬着他的血管，他本然地走着，像赴一個重要的約會。街上的人比往日略見稀少，可是商店的窗櫺上的報紙，却比往日更鮮明更誘人，牠們在招引買年貨的人們。

吃茶座裏的人們，並不見得少，在這個大都市裏，有窮的紳士們不是非常之多嗎？他們有得是金錢，他們不管天氣的好壞，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妨礙他們的雅興。女侍們到禮儀的在每個食桌前迴旋。佐夫一覺到溫暖的氛圍裏，全身的血液就澎湃得難受，他用力地摩擦着兩手，希圖緩和一下冷熱的不勻。紳士們在奇怪地望着他。

佐夫招呼那個熟識的女侍給他開一瓶強烈的酒，他飲下了牠們，身上開始感到了溫暖。女侍又爲他取來照例的茶點，他要女侍陪伴他吃。座間的無線電的歌聲又響了，他要求女侍和唱一次，溫和的女侍答應了他。她唱着唱着，忽然意外地一個驚慌地貼在粉面上，她吃驚的叫起來了，並且打了他一個耳光。聽歌的人們都集中了眼光向這兒望着，佐夫想也不想地掏出衣袋裏所有的錢，扔在桌上，跑了出去，耳邊隨即吹起了一陣風濺的喧笑。

街道上的雪已很厚了，佐夫盲目地走着，他不明白今晚是什麼力量推動得使自己做出這麼可卑的事情來，他用拳頭捶打着自己的頭，咒罵着自己的無恥，難道神經病又發作了嗎？看起來這

一生是無望的了。帶着滿腔的積怨，醜態地歸來了。在寓所的門房裏，他遇見狡猾的二房東。

「于先生，您纔來，我等候您半天了。」
「啊，您找我有什麼事呢？」他不高興地問。

「也沒有什麼，……有點小事，您如果手下方便，請借用幾個錢，您的房金不是兩個月沒繳了嗎？我們呢，也得繳給人家房主，年關在即的我們可墊辦不起呀……！」

欠他兩個月的房金？一點不錯！自己自從住在這裏，半年的期間不是只繳過四個月嗎？那以後就……就把所有的錢用在「新合」裏了。他躊躇地告訴二房東，明天去公司領取薪水給他。二房東咧着允許了他，隨手交給他一封信，他說異地接過來，想不出是誰給他的信。匆匆地打開了屋門，捻亮了燈，抽出信箋來坐在床上看，信上是幾行顯著的大字：

「佐夫兄台鑒：
時適年關，業務繁忙，帳目待理之際，吾兄竟久不見面，不知何故？屢次飭人催詢，都值吾兄不在；如吾兄另有高就，敝公司何敢久留。請見信後，速來公司辦理交待爲要。」

看着看着，他顫抖起來了——是陷於絕望，懺悔的顫抖。想像着那位友人在指罵他的「負義」，望着自己僅有的破行囊，一時寒冷的心就更加寒冷了。

忽然，他狂笑一聲，臉上立刻變成死灰灰色，接着又是歇斯狄里地哭泣起來了……
(爲紀念一個人作。四一，七，十二，庚午。于天津一個鄉村裏。)

請用一角五分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My Friend

翻譯練習

◇ 第六十七期 徵文 揭曉 ◇

原文

譯文

A young man of twenty-five is the Lord of Life. The very age itself is, for him, the symbol of his mastery. It is the time for him when he is likely to feel that now, at least, he has really grown up to man's estate, that the confusions and uncertainties of his youth are behind him. Like an ignorant fighter, for he has never been beaten, he is exultant in the assurance of his knowledge and his power. It is a wonderful time of life, but it is also a time that is pregnant with a deadly danger.

Thomas Wolfe: The Birthday

() 中文字刪, () 中文字添

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人是生命的主宰。這個年齡(的本身)對於他就是優勝的表象。當此時期他(或者要)會覺得至少他現在已經實在是成人了,少年時代的(混亂)(惶惑)和躊躇都(與歲月同消逝)〔已丟在他的背後〕。他像是一個無知的戰士,因為他從未打過敗仗,(在)〔所以確信他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的自信中)〔而〕歡欣雀躍。那是一生中可貴的時期,但也是包含着(極大)〔致命〕的危險的時期。

譯者 旅津廣東中學程進(酬現金二元)

此外選出佳作三十篇

◀譯者姓名列後,各贈本刊一期▶

- | | |
|------------|-------------|
| 天津青年會學校李玉生 | 輔仁女中孫善植 |
| 濟南齊魯中學程德滋 | 第五中學李憲章 |
| 秦皇島賈恒 | 競存中學趙寶照 |
| 二中畢業生張澤頌 | 天津匯文中學孫國禮 |
| 第二中學鄒於宣 | 輔仁中學張少白 |
| 志成中學鄧昌黎 | 外國語專科學校李慈風 |
| 天津市立一中周恒熙 | 燕京高中劉滿 |
| 輔大文學院張立明 | 第四中學紀清儲 |
| 太原張允中 | 育英中學程鏡 |
| 天津廣東中學侯丹忱 | 天津耀華中學畢業生李勵 |
| 女附中江崧芬 | 燕京高中張鏡 |
| 燕大附中李培璉 | 蒙藏學校李成森 |
| 志成中學吳彭明 | 天津中日學院陳春霖 |
| 中大吳中行 | 匯文中學田鴻茂 |
| 女師附中姚國芳 | 貝滿女中高夢英 |

翻譯練習

—英譯漢—

請將下面的英文譯成中文,寄交本報,最好的一篇除了刊登之外,還有一點酬金。

In Hawaii, we also never have a "cloudy day". The trade winds blow the clouds from the mountains out to sea. A cloud may suddenly open and drop a quick little shower; 50 feet away the pavement may be perfectly dry. So regular are these showers at certain places that in the old days before automobiles one would often say to the coachman: "Stop just beyond the first, or second, or the third shower," as the case might be.

Antoinette Withington:

Hawaiian Tapestry.

截止期九月十五日。來信請註明「交英譯漢」;譯者姓名住址,所在學校均須註明。

評釋

這次收到的應徵譯文,無論在數量上或成績上都打破了以往的記錄,成績在水平線以上的佔大多數,對於原文誤解的地方可謂極少,雖有也不算是重要的錯誤,這使我們覺得非常高興而佩服。不過還有幾點需要提出來討論一下:

"The very age itself is the symbol……" 有些人譯「這年齡是……象徵」,思慮雖然不錯,而力量則感不足。very在這裏是形容詞,特為加強 age 這字的,而 itself 又是為了加強 age 而用的,所以若將這兩個字忽略過去,那麼譯文自然就顯得平板無力了。"The very age" 可以譯「就是這個年齡」或「正是這個年齡」(指二十五歲),但在譯整句話的時候,可以將那加重語氣的「就是」或「正是」移到後面,而成「這個年齡的本身就是

……」,這樣一來就將原文有力的地方充分表現出來了。

It is the time when……" 這一句有些人譯得比較含混,大概是因為這個句子比較長一點,而沒有把它的構造分析清楚的原故。It is the time 是這一句的主要子句(main clause), when he is likely to feel 是形容子句,形容time的,而下面兩個以 that 起頭的子句都是名詞子句(noun clause),作feel的受詞。

"for he has never been beaten" 有不少人譯「因為他從來沒有挨過打」,這不能說是譯得恰當。beat用在被動語態(passive voice)時有「打敗仗」的意思,尤其在這裏是說到一個戰士,所以更應譯「因為他從沒有打過敗仗」,或如張允中君所譯的「因為他從沒有遭過挫折」,賈恒君所譯的「因為他從沒有失利過」都比較恰當——陳福。

翻譯練習

第六十七期徵文揭曉

◇原文◇

もうどうしても生きて行くことは出来ない。何となれば私が生きてゐるかぎり、世間の人達は私を嘲笑するだらう。そして誰一人ほんとのことを認めてはくれない。ほんとは私の妻は貞女だったのだ。私はすべて聖なるものにかけて、それを誓ふ。そして私の死によつて、それを保證する。

彼女はこの瞬間に私が生きてゐることが眞實であるやうに、眞實私に對して貞女であつたのだ。愛する妻よ、お前は私が今死んで行くのを許してくれるだらうか。否、許してく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私が死ぬのは偏にお前を愛すればこそだ。何となれば私は、世間の人がお前と私を嘲罵し嘲笑するのを恐ぶることが出来ない。

◇譯文◇

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活下去了。因爲只要我活着世人就要嘲笑我吧。但是並沒有一個人能瞭解實情。的確我的妻是貞女，——我謹以一切的聖潔來發誓。並且以我的死來保證她。

她對我之確爲貞女，正如我在此刻仍然生存之爲眞實是同樣的確實。愛妻啊！你能夠允許我死去嗎？不，你不能不允許。我死就是專爲愛你。因爲我受不了世人嘲罵，譏笑我了。

譯者生活學校劉梅雲(酬現金二元)

此外選出的佳作

譯者姓名列後，各贈本刊一期

- 外語學校李慈風(北京)
- 女師附中姚國昉(北京)
- 輔仁附中潘祥法(北京)
- 北大醫學院董晉熙(北京)
- 曹恒(秦皇島)
- 第五中學胡敦良(北京)
- 興亞高中韓炳炎(北京)
- 市立高中朱夏克(北京)
- 市立一中周恒熙(天津)
- 工商學院王得才(天津)
- 醫官養成所張延春(北京)
- 外語專科陳超塵(北京)
- 北大農學院柯爾權(北京)
- 賈鍾麟
- 殿克工業社王可安(北京)

- 棉產改進會孫麟祥(北京)
- 山海關稅關鄭鑑貴(山海關)
- 興亞高中于眞翔(北京)
- 禁煙總局楊壯飛(北京)

三編者的話

本期的應徵文比以前幾期確是進步多了。這一次本可以挑出幾篇很好的譯文。其中以自由學園的劉梅雲君譯得最好，既能「信」且能「雅」。其次像外國語學校的李慈風君，女師附中的姚國芳君，輔仁附中的潘祥法君，北大醫學院的董晉熙君，秦皇島的賈恒君都譯得非常工整。可惜我們的地盤有限不能盡數把這些佳作刊登出來，這是一件憾事。其餘還可以選出許多的佳作來。其次還有一件事，希望讀者在下次應徵的時候注意一下。因爲我們很想知道應徵者的程度，和環境，所以希望讀者們在譯文的後面除了註明姓名，住址，職業等，學校外；還希望約略其或稱許把學日文的時間，現在在校年級，和所學的環境告訴我們，再者住址務必要寫在稿紙上。

翻譯練習

——漢譯日——

請將下面的日語譯成中文，交寄本報，最好將原稿一併寄來。

僕が十九歳の春の半ば頃と記憶して居るが少しからの工合が悪いので、暫く保養する氣で、東京の學校を退いて國へ歸るその歸り途のことであつた。大阪から例の瀬戸内海通の汽船に乗つて、春の海波おどやかな内海を航したのであるが殆ど一昔も前のことであつた。その時の乗合の客がどんな人であつたやら、船長がどんな男であつたやら、茶菓を運ぶボーイの顔がどんなであつたやら、そんなことは少しも覚えてゐない。多分僕に茶をついでくれた客もあつたらうし、甲板の上で色々と話しかけた人もあつたらうが何も記憶に止まつてゐない。ただその時は健康が思はずにないから、餘り浮き／＼しないで、物思に沈んでゐたに違ひない。絶えず甲板の上に出て、將來の夢を描いては、この世に於ける人の身のうそのことなどを思ひ續けてゐたことだけは、記憶してゐる。勿論、若い者の癖でそれとも不思議はないが。

截止期九月十五日。來信請註明交日譯欄譯者姓名住址，所在學校均須註明

| 投考秘聞 |

——自開水——

燕大高中本年嚴厲地將學生澄清刷新一下。最覺可惜的益，因了大考完全交的白卷而被革除了。「革除」在益的心中根本就不值一擲一放的，況且人家當大考拚命死念書本時，自己很坦然到青龍橋去游泳，那不是代表自己是多麼智慧而他人是多麼昏昧嗎？

「開除」是他意中的事，不足掛齒；但是使他得知了一個意外的而值得驕傲的消息：就是有許多同學整天拚命念書也被革除或留級了。他可憐那些愚昧的同學，因為他們都是癩蛤蟆想吃大肥肉，何必呢！受了罪又不是留級就是革除了真是冤大頭。其實開除怕什麼？少爺有錢，那兒念不了書呢！成莫不有的是學校嗎？愁什麼？怕什麼？

每天益都看看實報。他不看國事與社會，也不看經濟與文藝，而注目在那個學校招高三生，還要留神那個影院換了新片子，好去看看電影開心解悶，消夏避暑。

念書本來是拿錢取樂的麼，益的功課不見佳，若考入功課嚴的學校如匯文、育英、崇實、求實、……等等，不但不能有樂趣，而且還得拚命念書，跟不上班又得留級，那不是花錢找罪受嗎？不是就差一年就成了高中畢業生嗎？那個學校畢業不成呢！藝文學生少，考取一定不能難，更不好意思不讓畢業吧！若不然北方也好！反正有錢還怕沒處化嗎？！

八月四日，益參加藝文招生考試。他計算着上午三門下午三門都考完後，怎樣找個樂趣撒撒一下悶氣？電影？沒有換片子！看賽排球自己不喜歡球類！怎麼好呢！其實這是一點兒也難不住他的。

考場中，益注目到身旁的一位姑娘。長得不算俊，但也不能說醜。沒有疤痕皺子，五官像貌也很秀麗，漆髮垂肩並沒有髻，穿着粉紗旗袍使她好看了許多。他偷窺着她的身子，倦了……他看到她的名字是黃××

下午三門終於過去了。排球場已經圍上不少的觀眾。排球隊員們正在練習着托球。他用眼掃

兩個消息

粥少僧多

難乎其住

國立師範學院，對學生

住宿，向不收任何費用，故該院學生皆住校內，但近來學生與日俱增，今歲投考者更較往年為夥，頗有宿舍不足之苦，現經校務會議決定，凡本市之學生，如無特殊原因，不再允許住宿，但每日之中飯則由學校供給，不

收費用，惟二者不可得兼，是以該院之本京學生，住於學校附近者，率皆大歡喜，而一般道路較遠者，則無不大大皺其眉云。

農院同學

籌組劇團

北大農院同學舒麟、王元、翟地生等，為振興本京話劇，聯合師範學院孫亞康、元、翟地生等，為振興本京話劇，聯合師範學院孫亞康之成立，頗有令人注意之價值，願拭目待之。

視着全場，並沒看到心尖上的人。忽然他看見黃小姐嬌嬌地走到校門了。於是，他急忙取出自行車，便出了校門，黃小姐已經在人行道向東走着呢！

——黃小姐，今天考的得意嗎？

益在人行便道上騎車追着她輕輕地問，黃小姐若無其事的向前走着並不曾看益一眼。她走進了南長街。他也隨着進去。

——妳能不能回答我的問題呢？

依然沒有回答。他並沒有失望。黃小姐不回答正是他所期待的。他知道一位妙齡小姐如果很輕意地就跟陌生男人說話時，便像失去她的身份與尊貴一樣。因此他起始愛她了。

他暗暗地跟到她家便走開了。他希望自己和黃小姐能在藝文結一段良緣。八月六日發榜。不幸他和黃小姐都名落孫山。這也是月下老人未曾用紅線連上吧！



友運

及時交友吧！

冷儀

人生如戲，我們試問目回憶一下；從出娘胎以至於今日，所經過的人生歷程，我們不禁喟然嘆曰：「唉！遊戲的人生！」

「社會黑暗啊！」一般人這麼喊着，一個初進社會的人也這麼喊着；他戰戰兢兢的走入了社會，他是懷着恐懼的心理，邁進社會的門，他爲了吃飯，就不得不求在社會上立足之道

；坦露在他面前的是一副副的假面具，於是虛情假意便漸漸遮掩住他的誠懇，坦白的本性，所以社會是真的黑暗嗎？不，一朝把假面具都揭發了，社會永遠流露着誠懇的，坦白的人情，社會還有什麼黑暗，不過假面具沿用已久，一朝就能揭去，那真是談何容易！社會既是這麼虛偽，若想在虛偽裏尋求一個

知己的朋友，真是難哪！不過，我們也不能不要朋友啊？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尋求一個知己的朋友呢？我們試推論一下：

在我們過去的學歷中，在小學時代的同學，便較之在中學時代的坦白，誠懇；不合式就打架，打完了，就完。在中學時代的同學，便一物以類聚了，三個一羣，五個一夥，這種朋友可以互相幫助，直到我們死，彼此間的友誼是永存的。到了大學時代的同學，中間就多了一層虛偽的隔閡，自私心超過了利人的心，畢業以後，便你東我西，友誼便也隨着分離而斷送了！

總之，我們交朋友是應該在我們彼此都沒有帶着虛偽色彩的時期，唯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得到一個知己之交，所以姊妹弟兄們！及時交友吧！

在這裏，我有個聲明：諸位願意徵求或應徵，只限在徵友運動團裏，若打算在「告訴小姊妹」欄裏，徵求或應徵一位女友，那是超出範圍了，對於這類信件，我們是不加細閱，立刻請入紙簞去的。

給吾友「徵友信集」中的作家們——

滙光

「友誼」的果子，表皮上已經掛了些透明的露水珠兒；在太陽光的映照下，晶晶瑩瑩，閃閃爍爍。它們不但能發揮出果子的濃香，而它們本身還就是一種非常精緻的呢！——「友誼」的溫情和純潔永遠建造在這樣的情況裏。

昨天承白雪兄贈給我一本「友信集」，並且告訴我那裏邊也有着他和我小輩的友誼之頁；我除了感戴他送書給我的好意之外，看了書中的一切信札也使我非常高興起來。這並不

是說我羨慕諸位，因爲我也有我的美滿友誼的對象。那麼我高興些什麼呢？我高興的是我看到諸位從誠懇中流露出來的純潔與溫情確可莫循乎正軌；更由此聯想到吾友的徵友運動誠是一種具有偉大意義的社會服務。

一個多情善感的孩子

我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今年在初中畢業了。對於文藝作品特別的愛好。在許多的作家裏，我最喜歡巴金和冰心那熱烈動人的作品；我看曹禺的三部曲和羅羅羅的「苦果」，都使我流過眼淚。

有些朋友從表面看我，是一個很莊重而非常理智的青年。不知我的內心卻燃燒着火一般的熱情，我同情那一同生存在這個大地球上而受着人情不當受的痛苦的人們，所以我也相信宗教，雖到他們一生下來就是爲受苦而來的嗎？這一些不可解答的「謎」，在沒人的時候，常常磨難着我的心而流下淚來。

我除了文藝以外，也喜歡那悲壯的電影；哀感幽怨的音樂，更喜歡在月夜星天的樹林裏同着知心的朋友，傾訴那心底的話。然而命運使我沒有一個姊妹；只有兩個弟弟。可是我討厭那男孩子粗魯和拙笨。我希望能得到一位聰慧而熱情的人做朋友，常常研究共同喜好的東西。我在熱烈的期待着。

Z. L. 愛琦情 (北京)

從來沒看過電影與戲劇

我是一個喜靜也喜動的南方近海的福建人，北京話說的不錯，感過了十八年，啥都不會。會受基督教的洗禮，初中時在已關閉了的某教會學校攻讀，現在肄業於西城某市立中學高二，功課平常，運動方面；田徑，各種球類及冬季的溜冰，夏季的游泳，都會一點。嗜文學，胡適，魯迅，集郵，好撲克，不奢華，不浪漫，還有與衆不同的，就是電影，戲劇，自出母胎就不會領略過，同學親戚們要給開戒，我說：「三輩子靡靡了，何言開戒！」凡中國男女老幼，性情相近，心地赤誠的盡興乎來！

Z. L. 愛琦 (北京)

現在我要寫稿了，寫一點對諸位的通信的觀後感想。我想這是必蒙諸位所歡迎的；就連吾友社的顧澐兒和朱公頌兒也正希望看到他們所致力的事業的成績的回音吧！

徵友信集有着一個美麗的外貌；圖案上，切實地表現出一對青春男女互助的真情。這真情不用我多描寫了，而所謂「互相」也是多方面的，看了本書任何人都體會到繪圖者的深刻的含意。

打開了本書的扉頁，我們立刻看到一片珠璣滿目的目錄。這些標題都非常有趣而又富有吸引力；我猜度這全是出於公頌兒的手筆。因為一向看公頌兒的文章就是這樣；尤其值得稱賞的就是他爲了促成諸位的友誼，我聽說他着實費力不小了。

從第一頁到末頁(二〇八頁)，一共包括着八十多封信的原文。這些從至情真奔放出來的肺腑，在純潔友誼的立場而發表成爲文字；那麼這些文字是可以想像的彌足珍貴了。我希望北京圖書館的書庫裏也藏進去這本書，讓諸位在若干年後手摸銀髮去拿它做爲往日的溫情的回憶和參考的資料。在這裏，我想選出幾封信文來而對它們說幾句話。

白雪兒的文字，也許這正恰合了白雪兒送給我這書的原意吧！(笑)

「一對異性的朋友是這樣造成的」，不難，直至現在他們的友誼據我知道的是已經建得相當深厚了。他們除了感徵吾友社之外，真是滿意得無話可說。

此外，他們的信文也寫得很好；本來，每當我們提筆的時候就不能忘掉了「文的立場」。信中的內容，也都十分雅緻而合理，我根本沒有遺憾的必要；不過白雪兒要我也對運動員的風頭問題發表些意見，情不可却，那麼就寫一點吧！我也承認運動員差不多都起點於「出風頭」的思想，可是當他們造出相當優秀的成績，受到各方面的尊崇以後，他們那種出風頭的思想一定會無形消失而專心致力在技術的精研實幹方面去了。

從紫夢小姐與卓先生，小姐與綠藻先生的十幾封信看來，紫夢小姐和小姐同顧若活潑而坦白的中學女生的性格；卓先生或許是一位非常老誠而謙恭的青年，這在他的行文和「會而不」的謙語上都可以體會到；綠藻先生一定是一位上進心極強而又富有極濃厚熱情的青年，不是嗎？一片「好不一」真能開得人怦怦心動。

經緯先生和逸儂小姐的通信我也非常愛好，經緯先生所說關於校正鐘錶的時刻的方法非常簡單有趣，看樣子逸儂小姐是很佩服經緯先生；當然，像他們那樣志趣，愛好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朋友是再合適沒有了的。

最後，我還要提出三組信件：梅小姐和尙先生是互助討論些文藝書籍的問題，綠西小姐和蘭先生討論的是電影的優劣，儂小姐和蓉小姐却更切身地互相研究些學業知識。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我盼望諸位在通信討論而得到正確觀念的時候，勇敢地把它們發表出來給吾友社的讀者們吧！

綜觀一切信件都寫得很好，有些沒有被我提到的只是限於篇幅，其實都在我的判斷力上得到了最高的評價。看完了所有的信件，我生下了下列三種感想：
(1)友誼間的信件，應當寫得直爽坦白一點！
(2)總要尊重對方，抱着愛人亦自愛的立場再寫！
(3)友誼間最大的障礙是互相猜疑，最小的估價是過於兒女情長派的人物。
我盼望以後一切徵友間信件的往還，在下筆之先都仔細地考慮考慮上述的三點。
我指誠祝諸位！
八、二〇。寫於輝煌畫室

●一個不好生氣的女孩子

我是一個玩皮的女孩子，愛說愛鬧，在××女中讀書，我喜愛文學和體育，但是都不擅長！在學校裏我都是玩皮隊員之一，因為我不好生氣，所以和同學們都談的上來，和誰玩也行，可是沒有一位知己的朋友，我這次的徵友，就是想有一位性趣相投的姐姐或妹妹們來和我這玩皮的孩子做一個知己的朋友！但是我有一個怪皮氣，不喜歡小姐女士之稱呼！
No. 18(8) 妮語(濟南)

●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

人生難道就這樣的孤寂嗎？沒有朋友深長的體貼及諒解，生活便像失戀失業失學般的苦悶；又彷彿盲從的詩人「秋風又吹僵了我的心」，「雲那，陽光照到我的身，照透了我的身，帶來了一顆喜悅的種子，栽在我心靈上，開了喜悅的花，花枝又露甘露來灌溉，現在需要外界的朋，來幫助我培養牠，好結那甜蜜的果實，在明朗的陽光下，鼓起十分的勇氣，覓一個女朋友攜手一同踏上人生的大道。
現在低聲的告訴我未來的朋友，我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喜歡新文藝，愛唱一點流行歌曲，喜歡慢慢的跑，跳；聽！聽！我遠處的步聲又響起來了。
No. 18(8) 路西(北京)

凡對於本報「徵友運動」的意義有正確了解，而能遵守「徵友運動規則」(詳見本報第一及第六一期)的讀者，均可來信參加。其希望刊登之各徵友者通信的書信，亦可將信件寄交本報「徵友運動組」，附郵貼足郵費之信封一個，經審查部爲適合後，當即代爲轉郵，一切須遵守徵友規則辦理，否則不加過問。

載連篇中

印度鼻子

(二)

腰裏帶着洋錢票。
贏一百，輸兩吊。
老婆知道趕着鬧。
你說可笑不可笑。

然而老婆兒的性情。可恰恰和他相反，不但不好賭錢，並且把「應該」花錢的事情都認做是「多餘的消耗」。他在村裏是有名的一個小錢兒在手裏「悶」出汗來的人，因此有的人便也照方吃炒麵的給他編了一套歌曲：

「鼻子老婆真出奇。

捉個蒼蠅割了皮。

割了皮，蒙個鼓。

一賣賣了三百五。」

並且這位剥皮蒙鼓的傢伙，還很懂得「治家之道」，你說豬呀，雞呀，鴨呀什麼的無不養個齊全。顯然的，這種辦法對於治家上能有很大的效果。——橫豎亂豆腐渣剩豆腐湯有的是，除了賣給人吃以外，尚很够這一大羣們畜牲們果腹的。——到了年根，每頭豬差不多都可以賣個七八十的，兩頭呢？三頭呢？四頭呢？……一句話，自從鼻子老婆到了那家以後，不但把家整頓得井井有條，到了近二年來，甚至於在村裏頗有點小康的味道了。

三

早晨四點鐘，天容剛剛現出一點魚白色，鼻子老婆早被院裏的雞啼驚醒。用肥胖的手指揉一揉眼睛，從窗戶向外望了望，知道又到了「該」動身的時候了，於是跟手就坐了起來。一面穿齊了衣褲，一面尖尖嘴門對着呼聲震耳睡得正香的丈夫喊過：

「嘿！起！起！起！天不早啦！別睡起來就像一條死狗，老沒完沒散兒！」

但還喊聲對於印度鼻子似乎沒有多大影響。正在起興。老婆沒有辦法，只得「照例」施展着舊日的手段，對着丈夫的屁股蛋上狠狠的踢了一腳，這才「呀」的一聲，把印度鼻子從好夢中驚醒。老婆呢，見自己的一腳已然發生了效力，便像一個得勝的兵士一樣，滿臉高興的到院裏用昨天剩下來剩的豆腐湯豆腐渣之類的東西，饒她的活寶具豬呀雞呀鴨呀的去了。

印度鼻子睜開眼來，打一個大哈欠，就慢騰騰的起了身。奇怪！如同一座會動的機器似的，他立刻又想起「工作」來。「磨豆腐！磨豆腐！磨豆腐！磨豆腐……」好像有一個什麼精靈在他的耳邊這樣叫喊着。「哇！鬼！印度鼻子把一口重濁的濃痰吐到地上，像是出了胸中的悶氣。于是在一個盆裏洗了手臉，從一個小門兒——豆腐房有兩個門，大門臨街，小門一直通到院裏——進去把臨街的門閉閉，用竹竿把「那肥老豆腐房」的招牌挑出去，便開始動手工作了。

進了豆腐房，第一件必需着手的，便是得餵好了大肚子黃毛的畜牲。然後再把昨晚泡好了的黃豆加到磨上，磨磨着的預備磨時往下漏水的木箱裏加上水。一聲「天！我！」那笨頭笨腦的傢伙，便在那好像剛落完了小雨兒的地上，「嘩嘩」的推起來了。——這一會兒，雪白的豆腐順着磨的邊緣流下來，流到有邊的竹盤上。

，再由一個圓孔漏到下面的桶裏去。

這時鼻子老婆已經把火點好。男的便把「過」的豆漿倒在大鍋裏面。鍋是熱的，豆漿水是涼的，往裏一倒，「嘩啦」發出一種極其難聽的聲，越一刻，漿子冒了泡，跟着便開了上來。印度鼻子更不待慢，趕緊用鐵勺攪在木盆裏，再由木盆傾在缸內，加了適量的鹽水，沉了沉，漿子凝成固體，這樣，第一步的工作便算成功了。

第二步必須做的，是把缸裏已凝固的豆腐，用刀子切碎放到「小鍋」裏，再加好了「散漿」，（第一次豆漿水還剩下許多豆渣，加水第二次再濾，所得的漿子便是「散漿」。）只要鍋裏再冒了泡兒，——有時還不等冒泡兒，因為太「開」了，會使豆腐破碎——就可以賣給到這裏光頭的每位食客大吃一頓。

四

天漸漸亮起來了。

尖銳的汽笛像是替那上千上萬工作十二小時方能得到休息的工人們發一聲疲乏的呼喚，嗚嗚咽咽淒涼的鳴了起來。接着那工廠的大鐵門豁然開放，如同吃醉了酒般的把那上千上萬的工人們，從大鐵門裏嘔吐出來。「一頓棍子打得够受！」「怎麼？」「不怕歌工……」「歌工就歌呀……」「肚子餓……」「窮人，唉……」「街道立刻充滿了人聲的嘈雜，但却是那麼無力聲嘶，若剛卸了套來的牛馬的哮喘。這個寒線上朋友們彷彿都得了同一的流行症，個個的臉龐都黃得那麼可怕，顯着眼皮沒有精神的一步一趨的回向歸途。

這座工廠離土村很近，所有的工人們差不多全是土村或者附近一帶的居民們。——每逢下工的時候，工人們在末得到安息之先總要治飽了他的肚皮，最好的方法是到土村唯一的那肥老豆腐房吃兩碗豆腐。

因此在每天早晨五點汽笛響過之後，印度鼻子和他的老婆便要被這一羣工人們忙得不開交。

(未完)

烏鴉撞鳴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海 譯

(十)

安錫誤把自己的杯子給與了他，隨後繼續進了山洞，另去尋找杯子。出來了以後，他把石碗支了起來，把杯子倒滿了酒，以後他們就開始飲酒。

酒是很好的，較比那裏中盛的酒，喝着稍微有一點松香的氣息，但是舌頭上覺得非常之甜美清香。曹敦慢慢的飲着，覺得很和緩的，因此略解疲勞。

「飯食隨後就來，」白波說。「那個姓傑姓的外國人，他是怎麼死的？」

「他被人擄獲，他自殺了。」

「那是怎麼一回事？」

「他受傷了，他不願意入獄受罪。」

「詳細情形如何？」

「我說不清楚，」他說。他對於詳細情形知道得非常之清楚，他知道現在要談這一件事，他們聽了都不好受。

「他預先跟我們定規好，如果他在火車上受了傷，不能逃走時，他應許我們打死了他，」白波說。「他說話的態度都很奇怪。」

曹敦想着就是在那個時候，他一定是有些神精質。可憐的老賈什金。

「他對於自殺早就有了成見，」白波說。「他曾經跟我說過，同時他怕受罪。」

「這也是他跟你說的話嗎？」曹敦問他。

「是的，我們大家都在那件火車案裏。」

「他說話的態度很奇怪，」白波說。「但是他非常之勇敢。」

可憐的老賈什金，曹敦想着，他在這裏一定

作故事比好事作得多。我願意在那個時候就聽得他有些神經變態。他們應該時時制止他。你絕不應該使你周圍這些人，幫助你做這一類的工作，而說出這樣的話。說的完全不像話。就是這些個人能完成了他們的使命，說出這一類的話，他們的成就，還是過大於功。

「他有點奇怪，」曹敦說。「我覺得他有些瘋顛。」

「他行轟炸時，他却非常之伶俐，」吉邊賽人說。「並且很勇。」

「但是有些瘋顛，」曹敦說。「談這種事你們應該有頭腦，並且頭腦應該非常之冷靜。這種說法全不對。」

「那末你呢，」白波說。「如果你在炸橋一類的事情裏受了傷，你願意被人丟下嗎？」

「聽着，」曹敦說着將身體向前探了一探，又掏了一杯酒。「仔細聽我說，如果我要請求任何人給一點很小的幫助，我也要到了時候纔請求他呢。」

「好的，」吉邊賽人同意的說。「好漢都這們說話法。呵！就是這種說法。」

「你已經吃過飯了，」白波說。

「我可以再吃一頓，」吉邊賽人向他說。「看這是誰發了來的。」

這個女人躬身出了洞口，手裏端了一個大鐵盤。曹敦從斜着的角度，看見了她的面貌，同時發現了關於她的奇事。她微笑着說，「喂！諸位，」曹敦回答說，「敬禮，」很小心地既不凝視着她，也不把眼睛轉看他處。她把大鐵盤安放在他

的面前，他注意到了她的美麗棕黃色的雙手。這時候，她面對面的看着他並且微笑。在她的棕黃色的面孔上，露出了雪白的牙齒。她的皮膚同眼睛同樣的是金黃色。高高的顴骨，秀麗的雙目，小小的嘴生了豐厚的嘴唇，她的頭髮是金黃色的，好像成熟的穀穗，被日光晒得焦黃，但是頭上的全部頭髮，都剪得非常之短，看起來像比海狸的毛略長一點。她看了曹敦就微微一笑，伸出了她的手，摸着自己的頭，按倒了她的頭髮，隨手又立了起來。她的臉確實很美，曹敦想着，如果她不要把頭髮弄成這種怪樣子，她就可以說美麗了。

「這就是我梳頭的法子，」她笑着向曹敦說。「去那邊吃飯吧。不要總看着我。他們在瓦拉多里德把我的頭髮剃成了這種樣子。現在差不多已完全長出來了。」

她坐在他的對面，眼睛看着他。他向她對視着，她笑了，她的兩手疊在一處，放在膝上。她的小腿，從褲腿以下，斜立着露出了細長美觀的曲線。她把手放在膝上坐着，他可以看到她灰色襯衣裏的纖瘦，高起的胸部。每當曹敦一看到了她，他就覺得咽喉裏面有些發乾。

「這裏沒有碟子，」安錫誤說。「用你自己的刀。」這個女子早已在鐵盤的四圍放了四把叉子。

他們都就着鐵盤吃，一句話也不講，這是西班牙的習慣。菜是兔肉燻頭加些胡椒，還有醬汁煮的嫩豆。烹調很得法。兔肉都燻得脫開了骨髓，醬汁作得很有味。曹敦吃飯時又飲了一杯酒。一頓飯的工夫，這個女子都看着他。其餘的人都看着食物而大嚼。曹敦用一小塊麵包把他面前最後一滴的醬汁擦淨，把兔肉堆聚在一處，把放醬汁的地方擦淨，隨後用麵包把他的叉子擦淨，又擦了他的刀，都放在了一邊，隨後把他的麵包吃了。他支起石碗來，又掏了一滿杯酒。這個時候，這個女子還在注視着他。

曹敦喝了半杯酒，但是他一眼這個女子說話，他的嗓子裏仍是發乾。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電話：三局四一四四
 四局六八九〇

訂閱：每月九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虛缺落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Hormospermin

字仁